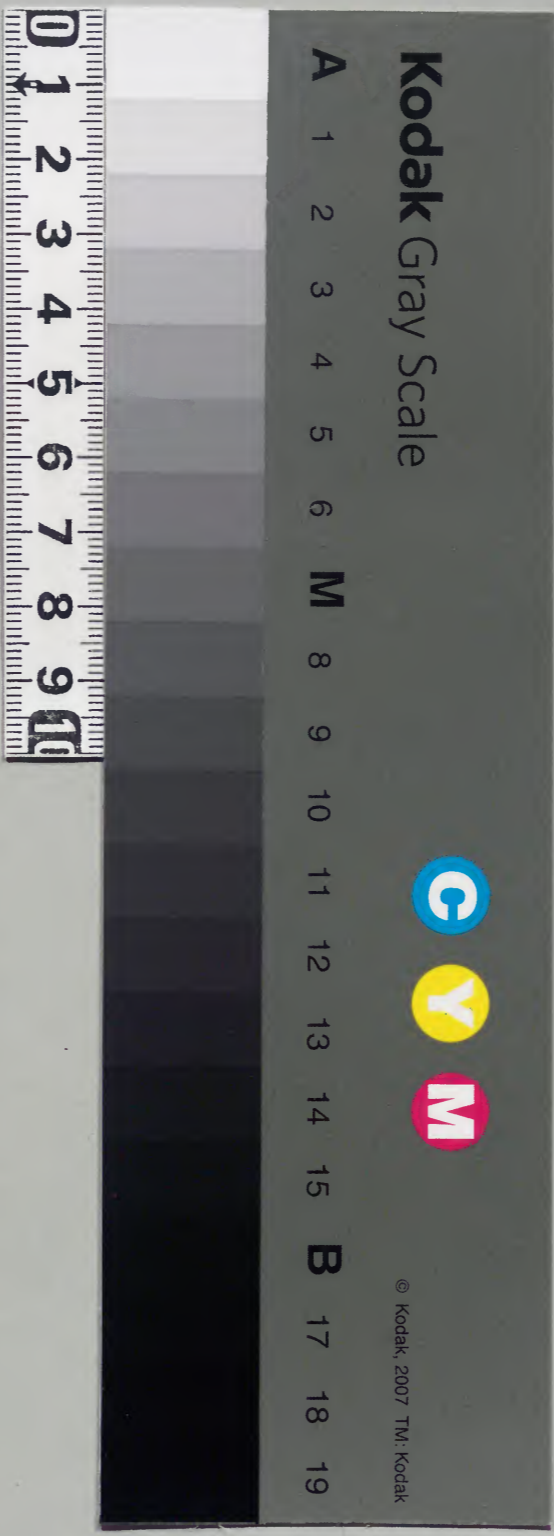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60)
函號	366	85



淺草文庫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國朝兵制

國朝設都督府五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番守司二衛百

九十一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宣慰招慰

安撫長官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各統其軍及

部落聽巡捕軍器漕運等京操守備征調朝貢保塞之

政令大都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所百十

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聯比

以成軍國大帥則

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參贊軍務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
既旋上所佩印於

朝將歸第軍圍衛所聽調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其

京師簡練三營軍曰五軍營五軍將兵曰神樞營司旗

纛曰神機營習大器神樞馬隊神機步隊五軍妻之而

統以文武大臣十二衛營上宿衛衛 皇城四門領銅

符分信地以為守宵夜警嚴禁衛兵卒日給食家無丁

中存父母若羣夫集妻者諸存恤優厚而嚴 上直折

五頂替之律錦衣衛主禁庭內簿儀仗之事旗手司主

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校尉力

士蓋周之虎賁也諸軍皆曰正卒而府軍獨僉幼軍即漢

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官皆世獨錦衣不世以使能時

兼刑獄而以嚴禁衛為 官大都

京師約宿軍三十餘萬城內約二十餘萬蓋諸邊之兵

不過此括諸省之兵不在此也故戰則國威聲虜庭守

則國固居重馭輕之制示如也

國朝兩京十三省都衛所馬步官軍員名

北直隸親軍衛三十九 屬所二 守禦千戶所一 在京

屬府衛三十八 屬所三 守禦千戶所二 在外直隸衛三

十九 屬所一 守禦千戶所九 太寧都司領衛十 屬所

五十 守禦千戶所一 萬全都司領衛十屬所七 守禦

千戶所七京營見操井外衛馬步官軍共一十一萬七

千三百餘員名巡捕官軍五千六百餘員名

薊州保定宣府二鎮馬步官軍共十萬五千八百餘員

名

南直隸親軍衛一十六屬所一百一十一 守禦千戶所一 在

京屬府衛三十三屬所一百九十六 守禦千戶所一 在外直

隸衛二十八屬所一百四十五 守禦千戶所十五 中都留守

所領衛八屬所四十 守禦千戶所一

京營馬步官軍舍餘夷人共二萬八千九百餘員名在

外衛所除中都晉守司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舍餘共

四萬四千八百餘員名

山東都司領衛一十九屬所七十五 守禦千戶所一十二本

都司所屬除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六萬三千八百餘

員名屬所三 遼東鎮領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

馬步官軍九萬八千八百七十五員名

山西都司領衛九屬所四十四 又所七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

舍餘夷人一萬九千五百餘員名

行都司領衛一十四屬所七十七 又所七本都司所屬馬步官

軍四萬六千餘員名儀衛司三

陝西都司衛二十六屬所一百三十四守禦千戶所一十二

行都司領衛一十三屬所七十六守禦千戶所四

總延綏寧夏甘肅三鎮共馬步官軍舍餘七連一十三

萬九百餘員名儀衛司四

河南都司鎮衛一十四屬所四十九守禦千戶所七本都司

所屬除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一萬五千九百餘員名

儀衛司八

浙江都司領衛一十六屬所一百二守禦千戶所三十五本

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九千九百餘員名

江西都司領衛三屬所一十五守禦千戶所十二屬所一

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千七百餘員名儀衛司二

後併入南昌衛

廣都司領衛二十六屬所一百三十四守屬所九長官十四蠻夷官司五

禦千戶所二十六宣慰司二屬長官司八鄖陽行都司領衛

七屬所守禦千戶所八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舍餘七

萬一千六百餘員名興都留守司一儀衛司十一

四川都司領衛一十二屬所四十九宣撫司二安撫司七長官司二十二守禦

千戶所一十一長官司二招討司一

行都司領衛六屬所三十五長官司五守禦千戶所八本都司所

屬馬步官軍九千六百餘員名儀衛司一

福建都司領衛一十一屬所五十六所一十七 建寧行都

司領衛五屬所三十一守禦千戶所四所屬馬步官軍共四萬

八千二百餘員名

廣東都司領衛十五屬所六十八守禦千戶所四十五本都

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九千四百餘員名

廣西都司領衛屬所五十五守禦千戶所二十一本都司所

屬馬步官軍一萬二百餘員名 儀衛司一

雲南都司領一十七屬所一百六十一安撫司三長官司三守禦

千戶所一十二本都司所屬漢土達馬步官軍八萬一

千四百餘員名

貴州都司領衛一十八屬所九十三長官司一十三本都司所屬馬

步官軍三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員名

皇朝兵制沿革

國初設大平等翼即府以統諸道兵設總制親兵都

指揮使司及都鎮撫以總禁衛後改諸翼為親軍立大

都督府設內外衛所及各處都指揮使司後又分大都

督府為五府外後統於都司而都司及內衛各以其方

隸五軍都督府惟親軍不屬其都司衛自永樂以來添

革改調前後不一各處土官衙門有屬都司衛所統轄

與都司職掌所載互有異同總天下都司一十七番守

司一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
總天下鎮守二十一分三十三守備百

國朝京衛

在京上二十二衛曰錦衣曰旗手曰金吾前曰金吾後
曰羽林左曰羽林右曰府軍左曰府軍右曰府軍前曰
府軍後曰虎賁左是爲上十二衛其金吾左金吾右羽
林前三衛本北平三護衛所改者曰燕山左曰燕山右
曰燕山前曰大興左曰濟川曰通州本北平都司衛是
爲上十衛凡二十二衛名親軍指揮使司曰騰驤左曰
騰驤右曰武驤左曰武驤右是爲四衛亦名親軍

使司曰武功中曰武功左曰武功右以匠故謀工部曰
永清左曰永清右曰彭城三衛長陵景陵獻陵裕陵茂
陵泰陵康陵七衛爲陵衛並不隸都督亦不稱親軍曰
留守左瀋陽左瀋陽右驍騎右鎮用龍虎六衛隸左府
留守右虎賁右武德三衛隸右府留守中神策和陽應
天四衛牧馬千戶所隸中府留守前龍驤豹韜三衛隸
前府留守後武成中神策後忠義左忠義右忠義後忠
義前義勇前義勇右大寧前大寧中蔚州左會州富峪
寬河興武鷹揚神武左十九衛隸後府留守五衛者本
國初都鎮撫司總領禁衛改爲留守五衛專巡察守衛

京衛隸都督府者上府移兵部親軍衛直達兵部凡入營者聽營文武大臣督理

國朝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永樂遷都於北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備四方征伐云邇年以來兵制漸更大都有日更卒如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也日錄戍如延緩寧夏入衛軍是也日役黃如遼左抽添軍是也日召募勇敢常川操練及臨時調遣之軍是也

國朝軍營

五軍營 大明會典云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營操練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二都司各衛輪班馬步官軍長語云國初止有五軍營

三千營 大明會典云三千營五司管實隸令旗長語

云永樂初始以旗實隸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

神機營 長語云永樂中征交趾得神機大箭之法因

立是營 大明會典云神機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營

操演神銃神砲神鎗火器是營與五軍三千為三大營

團營 總三大明會典云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官軍分

立十營每營官軍六萬員名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成化

間分為十二營奮武耀武練武騁武敢勇果勇鼓

勇立威神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五營營內
外馬步官軍三千營管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管內外
步隊官軍

將軍營 大明會典云錦衣衛侍衛將軍自爲一營下
班之日照例操練從管領侍衛官提督

四衛營 大明會典云騰驤左等四衛勇士軍人餘下
別爲一營從御馬監官提督操練其坐營等官並於四
衛指揮等官推選

營官 大明會典云三大營各管管操官曰提督各哨
分營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
指揮內推選永樂間始兼用內官而神機火器特命內
臣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
指揮內推選團營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
畧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

國朝京營沿革

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
內城外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
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爲
馬隊專扈從出入常車輦寶儀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二
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二年兵部尚書于謙建議

立團營棟三大營中壯士團練就於三營六提督中棟
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即於五府中蒞事文臣提督
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總兵武清侯石亨遂請故都察
院改爲帥府天順元年罷團營成化元年復立團營尋
罷成化三年又復團營團營之兵名爲顯撥初團營分
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一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爲
坐管官有事出征不必揀選但撥某營出征則某營將
領其士卒啟行承平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
西官廳名爲聽征蓋三營變爲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
也 祖宗微意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管操官止管操練

者無間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
行政務至於管操非持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
營職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
人位相勇相等者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平虜平
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
議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
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矣至嘉靖庚戌罷團營
仍爲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爲神樞營神機
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一人協理侍
郎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參將二人參將四人遊

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一人練勇參將二人
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爲戎政廳給戎政之印
柳葉篆文虎紐如將軍所掛印通記京操凡大營三內
分爲小營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真
署都督參遊佐擊用真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
專於一人練軍不專於一人皆有意焉

京營兵制考

國家兵制初蓋視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南軍中
尉主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魏武
金吾皆二千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錦衣

十二衛以備禁衛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以備
禁衛軍分設五府兵八校意同有事則將握兵兵
於府歸於朝卒有意外之虞生於一
軍乃四軍足以制其死命蓋 高皇帝以神武久處行
間渴飲水雖當囊弓輯矢之時而所爲善藏利器強
幹本執長策而御宇內者淵乎微矣 成祖祚燕仍
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而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五軍
營有步兵有騎兵教陣法神機營皆步兵習火器三千
營皆騎兵專扈從而歲令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
軍番上練閱於京師營各用勳臣二人爲提督自是因

而不改而承平日久兵政弛廢迨己巳之變國統幾危
景泰初于肅愍公始勅議於三大營中簡厥驍銳分爲
十營選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卽於故三營提督六人中
推舉其二爲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各行以都督一人
有如遇警檄其營則都督以所部出名爲頭撥蓋三大
營至團營一變已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
罷之三年復置營是時團營凡有十二行之旣久操練
廢怠兵多闕葺於是乃立東西官廳號曰聽征又一變
世宗靖庚戌罷團營復三大營而改三千之名爲神機
勳臣協理則少司馬通歷則臺臺而五

爲副將者二左右前後參將者四遊擊將軍者四樞機
二營之爲副將者一參將者二佐擊將軍者六自嘉隆
至於今間微有增損而制固不變今三大營將領副參
佐游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見爲官者五百二十有奇
而爲軍者十二萬爲備兵者十萬有奇一大營中有戰
兵有車兵有城守有備兵益分爲二十小營合爲三大
營又合爲戎政府云國初制兵患其聚而難制故主於
分旣分之後患其散而無紀故主於合分合之間失在
政不在制也夫兵猶水也淮爲巨浸溢爲洪流則且有
潰決衝蓄不可捍禦之患既之別之以殺其勢則泯然

國書紀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一
赴海而趨老子有言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害不可假
人蓋 高皇之慮遠矣夫收太阿之權殺彘之勢其
惟初制哉作京營兵制考

一 京衛與錦衣衛相維之制

一本朝兵制以親軍二十一衛衛禁軍以五府四十二衛
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以衆勢制錦
衣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羈維之局
自周官衛尉中尉所主漢南北軍南北衛宋殿前侍衛
司皆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合其外郡邑
之兵各隨地管要以爲繁簡疎密亦内外援應之局也

東河海萬全大寧輪探不三輔而意存管營別設司馬
不樞密而外攬有事出本兵請符定帥不開折衝府而
勢張手時籍歸五府廩經本衛練劄營場隊無離土法
甚得矣但無名虛耗而有演弗精奈何

一 周禮官正宮伯隸冢宰而今錦衣衛無所制何也此
後世之宜法也冢宰御宮從古法嫌於既重已不可行
於今矣日周宮正宮伯掌居衛虎賁氏掌行衛司隸掌
環衛諸門而今錦衣實兼其任夫乃攬乎日此後世之
竒法也錦衣以任權制親軍二十一衛府軍等二十一
衛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二十二衛弁武功永清彭城

七陵衛與五府兵適相當爲彼此相維之局

祖宗微權非人所能易識也曰周掌居衛者隸冢宰掌行衛者隸大司馬掌環衛諸門者隸司寇而今錦衣雖通籍兵部然止以文屬則大專之委可乎曰此後世之任法也天子有環列心腹之臣也曰古環列心腹之臣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八百人王不出亦不行四程之隸王出而後有事而令錦衣職內直外直司宮門城門緝捕城內城隍至守季通州張家灣何也曰此後世之任法也所以內外幾奸究之萌開壅閼之蔽也

本朝兵制

問本朝兵制之善請詳言之曰畿兵今七十一衛不問五府者二十九輕重之勢彼此相當漢衛尉主南軍以護宮三署卽期門羽林在焉所以親之也中尉主北軍以護京城八屯八校在焉所以周之也今制如之時去古未遠兵用番上南軍調諸郡國北軍調諸三輔今固不可行止以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軍輪操京師亦不忘內外出入之意然漢諸呂之亂周勃可令南軍毋納產先是計除衛尉足爲南軍以應已此南北軍相制漢初設兵之善如此者一壞於武宣大壞於東漢中官統領內省則漢之末政然也但合隸三公非三代而下事更

替氓隸天子而無親軍不可耳唐置十六衛左右千牛
四則直侍之衛也撓武威領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
衛也業職各分低昂無別復立元從禁軍爲北衛而以
十六衛爲南衛太宗百騎七營今制錦衣如之蓋以神
武神策爲天子私人則非所以爲制矣且今有禁掖之
幾衛而無四方之調發唐又不得而擬之德宗後宦官
握神策廢立如取乃有王叔父之變卒之神策威而朱
李之禍成其所由來者遠矣宋懲方鎮收天下兵權萃
於輦轂有二司三衛四廂統於樞密院選諸道之勇者
以備周廬其充餉以充直退廢德剝員以分州郡且
禁旅番更戍邊及令就糧於外大都專強幹弱枝而伺
衛之勢使相可而不相維可相勝而不相應設失一樞
密而武備以矣故自景德罷試龍衛已不能披甲高車
以恩得用兵遂以弱建炎後雖極意經武兵愈衆而宋
祚日傾由其始偏重之爲弊耳今制以精選爲十二團
營以老家還三大營握以五府調以兵部練以營長主
以勅帥將無常署士無惟士隊無出番較前代爲獨得
焉

軍籍抽餘丁議

抽丁者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爲兵也蓋

國初之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番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僞者之兵也舉部來歸者仍其伍號者矣調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積之百九十年而欲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婦異世爲族積之百九十年而謂下無餘不足更籍以爲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勾也召募也徵調也清勾責辨於歲年功績而功倍召募責辨於時月費侈而獎滋徵調責辨於戶口老嗟夫非其所樂

笠之備選數往數來伍無常丁矣清勾不足恃也見利則避害則避以逃以匿費無實效召募不足恃也介冑蟻聚於道塗戈鋌朽敗於萬羈士德而殺馬踏而什徵調不足恃也故議者有抽丁之說焉然抽丁事大懦者憚於賈怨溺者惑於守常夫莫非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爲定

國家之未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庸調者乎甚至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藩府之用功臣之役者乎國初以至於今日九十餘年矣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丁繼而後餘理勢必有者也始而一軍

繼而絕繼爲又不絕又繼乃絕亦理勢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其勾空其伍餘者不以理勢之必有抽其丁籍爲兵是其乘除之道哉取之於民則曰籍定矣民不可以爲兵取之於兵之餘復以賈怨守常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也卽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拔堅荷戈矣乎是宜日紛紛於清勾召募而身不足也夫爲清勾之善也者不過曰謹單籍之造慎里甲之挨嚴解補之限而已然亦及於戶在丁存者也丁戶盡者吾末如之何矣爲召募之善者不過曰厚募直以鼓其籍速月廩以樂其生而墾田以永其業而已然亦

及於身在長子孫者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末如之何也己夫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者也今執總之拘繫之曰補爾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則以賈怨守常而不及召募應募者其家徒壁立民之遊惰者也今優厚之責望之曰籍其死力宜爾也而業產丘峙丁廣且閑者則以賈禍守常而不及安在其爲繫矩也故嘗曰以費計則召募不如清勾以措用計則清勾不如召募兩計之則清勾召募皆不及抽丁也然有欲行之者矣揣議而心駭指措而頗謗主者未竟其畫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伍

而告訐爭奪之風熾訟獄無已時矣故嘗爲之策曰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

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榮產不較其盈歎其長又烏得而差別之故曰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以其餘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以供之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強之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以優之厚耶是又所謂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合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爲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爲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爲步兵准快

手以爲騎兵其所以爲兵者不既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若於無徭以差則其徭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卽是而導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也有不懽然樂從者乎是一編也不必付其長也而取諸兩鎮若山西州縣吏之良遠而取諸北直隸若山東河南州縣吏之良合二鎮不十餘人人不二三衛所集其丁而公審之有不有謂有無謂無衆曰衆寡曰寡者乎身固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六人焉官身固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十數人焉餘藉之以爲庸有產藉之以爲田總之以爲徭調以爲銀差衛所之雜用辨矣單丁以爲力差衛所之雜役辨矣壯丁茂族以爲兵兵之耗伍充矣兵不日兵別立之目以實曰僉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爲步二金爲騎或以二金爲步三四金爲騎皆可也若騎爲難則盡以爲步亦可也其無事時耕於野秋集之以乘塞可也秋免乘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固虞乘塞者寡矣使卽守腹裏之墩而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今固虞民堡不守矣卽具器械守附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耕不妨其業有乘城則餽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餽之墩糧有不願從者乎行之二三

年則今日有不願歸農恒於伍者歲給全糧如步兵其
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則今日有願因乘塞即家塞
上者給全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又過半也是非合一
政體轉移民心足補軍伍之一大機哉然其始則固宜
秘之初日均雜役次日愈義勇所謂秘之也

議隨里甲以編民兵

國初衛軍籍充塚集大縣至數千名分戍天下衛所多
至百餘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支軍亦多發西北
西北支軍亦多發東南亦四方風土不同而人尚北方
之苦寒北方人病南方之暑濕南方人病北方之
既遠勾解遂難謂宜更制各歸土著除國初編發子孫
已數世慣彼風土不願回原籍者聽中間有願回者官
司給文發回原籍衛所補伍以後支軍俱即編本省附
近衛所庶解逃亡易爲勾解雖然此法雖善要不過補
偏救弊一時權宜之政而已終不若隨圖里編民兵之
爲經久無弊何也蓋軍隨土著稅省清理勾解之煩小
利而已他弊固自若也若兵隨里甲則可省養兵之費
可省募兵之害可無逃亡缺伍之虞可無孱弱充數與
夫驕兵悍肆之患凡昔之所謂弊者一掃而空之而所
謂利者悉蕪而有之矣不井田不府兵而自得寓兵於

農之利

嘉靖初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畢謙乃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振撥而行不用臨時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管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於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攝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禮禮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宿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

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一二萬而不足當
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軍亦皆臨期選用
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
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曰是不堪用徒費芻
糧也中外皆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
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
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耶至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
狄外侵邊兵不可望請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啟邊人
輕視中府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矣失今
不爲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恤之恩
禁使前之害嚴役占之條直軍宿弊修復舊規俾耳目
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脈
者庶其在此也

按此既言一代京營沿革利病曉然歲費百萬糧芻而
緩急一無所用言京營而天下可知矣愚嘗謂有兵若
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
不允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
思甚矣觀近時事益可徵近浙西寇作

朝廷徵七省兵討之而置中外數十萬衛兵於不齒惟
議調湖廣之苗兵廣西之狼兵與夫召募山東之鎗手

河南廣東之新兵而已嗚呼衛軍無用曷若去之柰何
猶腴民膏血以養此無用之物爲耶故愚以爲不若罷
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任其消耗而從事於隨圖
一里編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斯爲更化善治可久可
繼夫治國猶治家也治家者必畜貓以捕鼠畜犬以吠
盜常也今人家苟畜貓不捕鼠犬不吠盜則汲汲然思
易之矣嗚呼謀國者察此思過半矣昔漢之制有踐更
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
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
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有事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
至於事已而休兵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整不
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府兵天
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
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
是以兵聚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
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
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天下之財近自
淮甸而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而三司之用
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非特如此
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皆出自禁兵由是

國書新 卷二十一
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下自爲守也

官軍戶說

官軍戶者無是稱也蓋自後世始武階之家嫡嗣職孽受庇於是稱官戶兵役之家一補伍餘供裝於是稱軍戶夫古者兵民之合也謂有事荷戈則爲兵無事秉耜則爲民燕役以爲省也後世兵民之分也謂兵出力以衛民民出資以養兵相濟以爲便也夫相濟兵民之分也而其本未嘗不一也自兵視之則委身於國而籍養於家自民視之則家役一人而齎送也迨後官軍戶者出別法制始不一不縣輪始不失古封建井田之遺而

弁秦人所以罷候置守分土不分民之意亦乖矣按厥所蓋自制衛始也非自制衛始也置衛而不慮其後始也夫置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於是有旗甲有伍隊有司營群萬千百人而恒役之是曰軍必隸帥於是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萬千百人而恒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州縣以待伍缺有所清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役其身而合之於衛所待清待嗣者責之供而統之以州縣所謂其本一也今據軍於州縣矣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之繇罔繇

也累階於伍矣嗣職以其子也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
官戶州縣之繇罔繇也一軍役伍而俟而補者五六
人焉一官嗣職而俟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罔繇
也則口 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罔繇也則曰軍不與
民同由是民繇莫共而衛所無名之繇百出於軍之身
矣夫授田而責之耕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
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故受必以衛所官籍之以營其家
者人人也不得已而有鳴曰訟以赴於監司可也於州
縣吏亦可也今赴訟者必於衛所官籍之以逞其私者
人人也古謂屯田即役兵也故可統之將校今以後位
外之丁而必曰將校非古法矣律曰約會謂民與軍訟
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而必曰衛所官非
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戶之用役也則舖夫役必與之較
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憤衛所官之營家逞私也則供
應廩餼之類必與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衛
斯民也其軍之勇悍者當爲騎兵以出戰無戰則習其
技擊老樵不任者當爲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陣
隄伍缺而取之州縣清解補伍者州縣清吏也既補則
授之約束訓練簡閱者衛所官責也衛所官不思其訓
練簡閱之道而恠物於簿書期會之間諸軍不習其技

擊城守之方而困斃於鞭朴奔走之下百戶長百人罔百人敵千戶長千人罔千人敵指揮長萬人罔萬人敵而日計其何以督課何以剖折以求營家逞私於屯田訟獄之間旗甲罔旗甲實伍隊罔五隊實司營罔司營實而日計其何以輸作何以賂賄以求免戾於屯田訟獄之間安望其將良而兵精也凡此者軍戶之弊也

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物采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徭厚矣而必曰其子姓成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之戍邊也丞相子皆在遣中其曰世世無與者稟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有給親丁占佃戶崇卑內外有差矣今

不以大功之輕重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異其悉舉而復之非古也 國家之置武階也百戶以三級千戶以五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元功不可也 國家之制世祿也百戶歲不過二三金千戶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侯比也而世世無與以比諸侯不可也 國家之酬戰士也一級界四金二級界八金三級界十金止矣今以三級得百戶不二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殺敵之勲而坐觀守功之賞也 國家之厲武功也重傷者給其養死事者字其孤以鼓勇責報也今已界

之官而復復其所出以至千百千世是無重傷死亡之
慘而亂鼓勇責報之典也官之富者官之貧者之子孫
也不重其禁而縱之貪又賞其貧而復之後既非所以
昭德而塞違其子姓之蒙復者始而暮功降而總再降
而踏人矣挾優占之私逞蠶食之計抑勒其族以取益
往復有之又非所以崇讓而敦薄也宋人之爵自其親
王之子姓咸有通降而顧於武臣之後不爲之規軍官
之祿往往以不賂之故即於其躬有所視奪而顧於其
子姓不爲之勸非所以一政體也凡此者官戶之
欲軍戶之除則軍餘必歸之州縣欲官戶之

官餘必置之差繇軍有理裝則歸州縣者輸之可也損
數丁專之輸如儒生吏胥之供亦可也官有優占則限
一世二世可也捐十餘丁專之復如封君戶之給亦可
也故曰法不立不行行不變不繼或曰國初置衛也
胡不歸除於州縣曰始也但恤其無兵繼也但恤其無
繼夫婦二人三世成族國初未之及思也今州縣民
籍固有拔丁爲軍世輸之裝而繇民繇如故者謂非
國初之制乎國初之武階也胡不計其給復曰始也
但旌其戰功繼也復藉其死力數世之下世系踈遠
國初未之及思也今隔調衛軍官固有身任征戰而原

戰兵合操圖



圖

卷二十一

二十七

圖

卷二十一

二十七

籍族屬錄民錄如故者謂非國初之制乎合兵民以
 一其本籍丁中凡齊其錄是在與權者也

是所謂戰兵也以選兵充之凡六枝每枝軍三千人每將家丁三百人步騎參錯互用陣法悉仍舊貫然不敢以獨驕必恃車兵以為營衛如賊勢輕則以家丁居先騎兵馳之步兵支誤而從之賊勢重則散入車兵營分部位協力而守候其解散復整隊出而戰勢重複入而守此乃奇兵以戰也有時而守焉則正在其中矣

議得禦賊之法守備為先必能扎營不動而後能守近於城外扎營但驅空身之人擺列行伍亦無憑藉賊騎衝突難責責安能保其不動哉今必列甬為營前施挨牌利器中藏火器軍士環護於中挨牌利辨則賊不得

分 練 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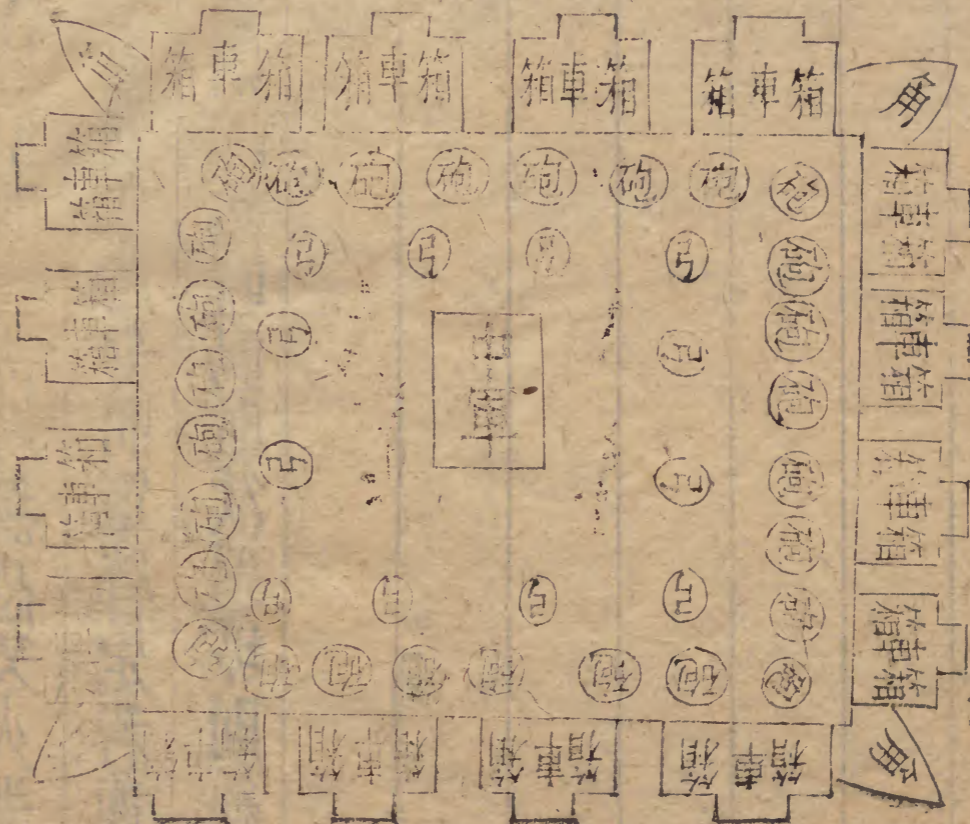
操 總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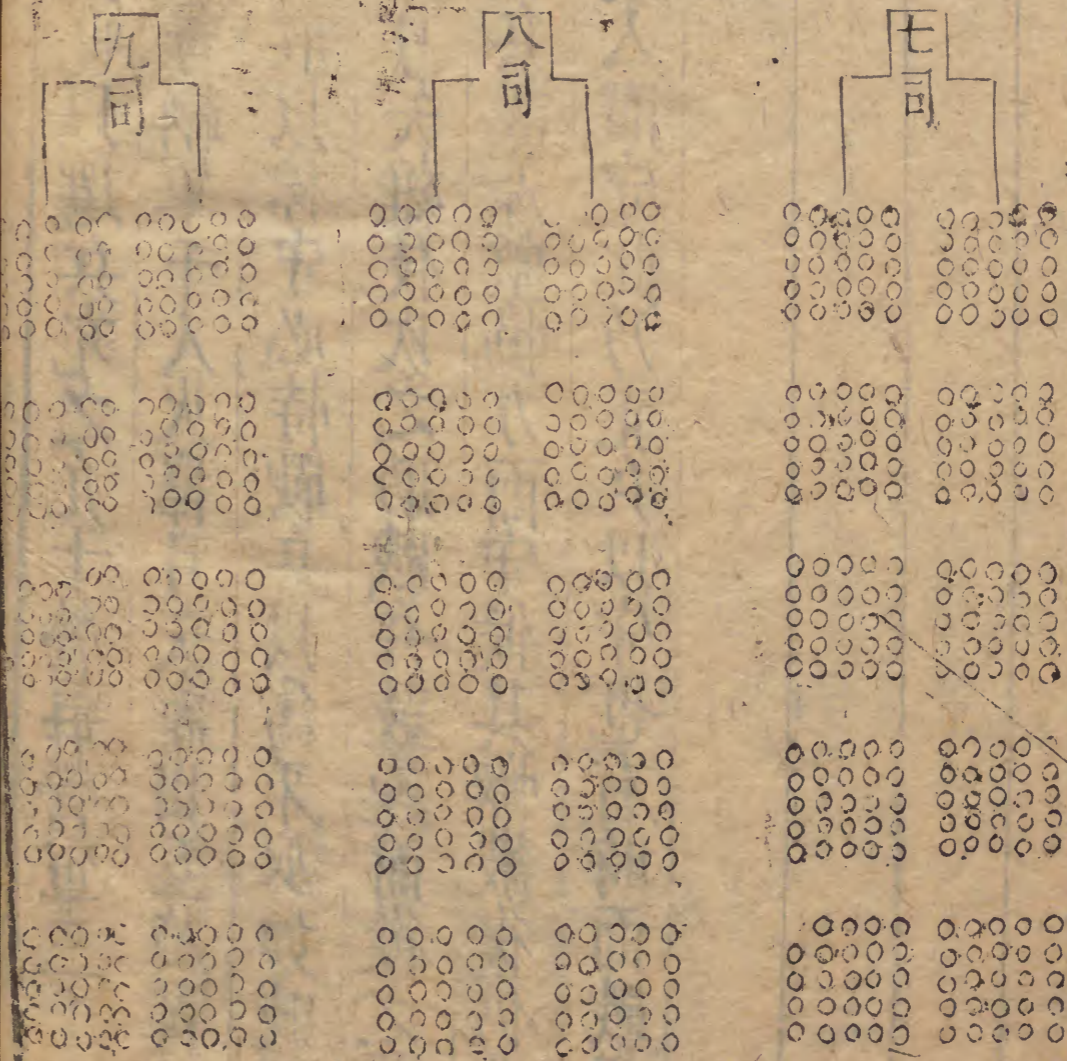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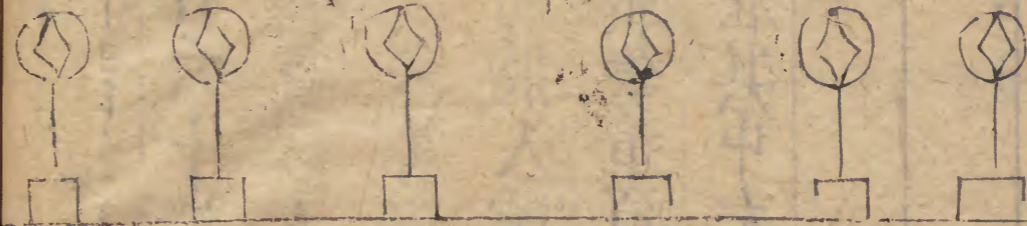
衝營軍士居甲則我恃以無恐又火器次第連發賊不
 敢迎則軍心安軍心安則軍營定若連千數營於城外
 賊欲衝營則屹然難動賊欲逼城則紛然火攻是為計
 之符者

車營合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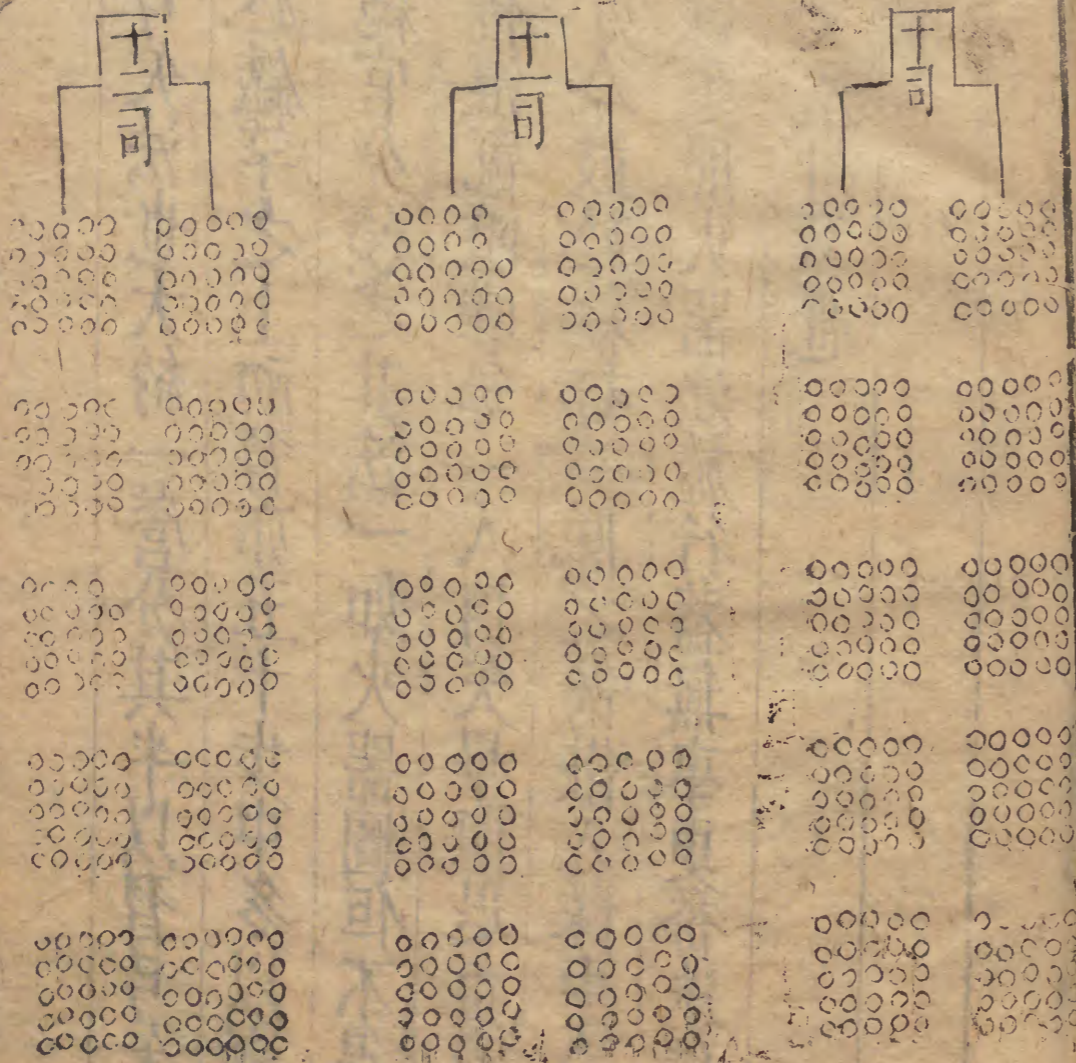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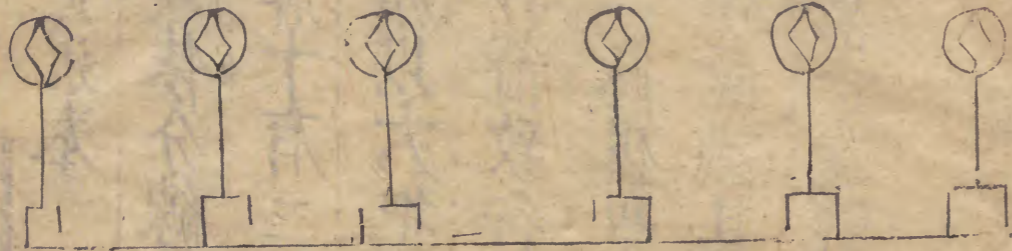


是所謂車兵也以選兵充之凡十營每營軍三千人車
 一百六十輛每輛軍千人火器弓矢雜出互施陣法一
 仍舊貫然不敢以株守必恃戰兵以為牙爪如賊輕則
 以火器居先弓矢雜伎次之助戰兵鼓譟而從之賊勢
 重則放入戰兵設濠塹協力而守候其懈散復仍前出
 而戰勢重複入而守此乃正兵以守也有時而戰焉則
 奇在其中矣

弓矢之分



線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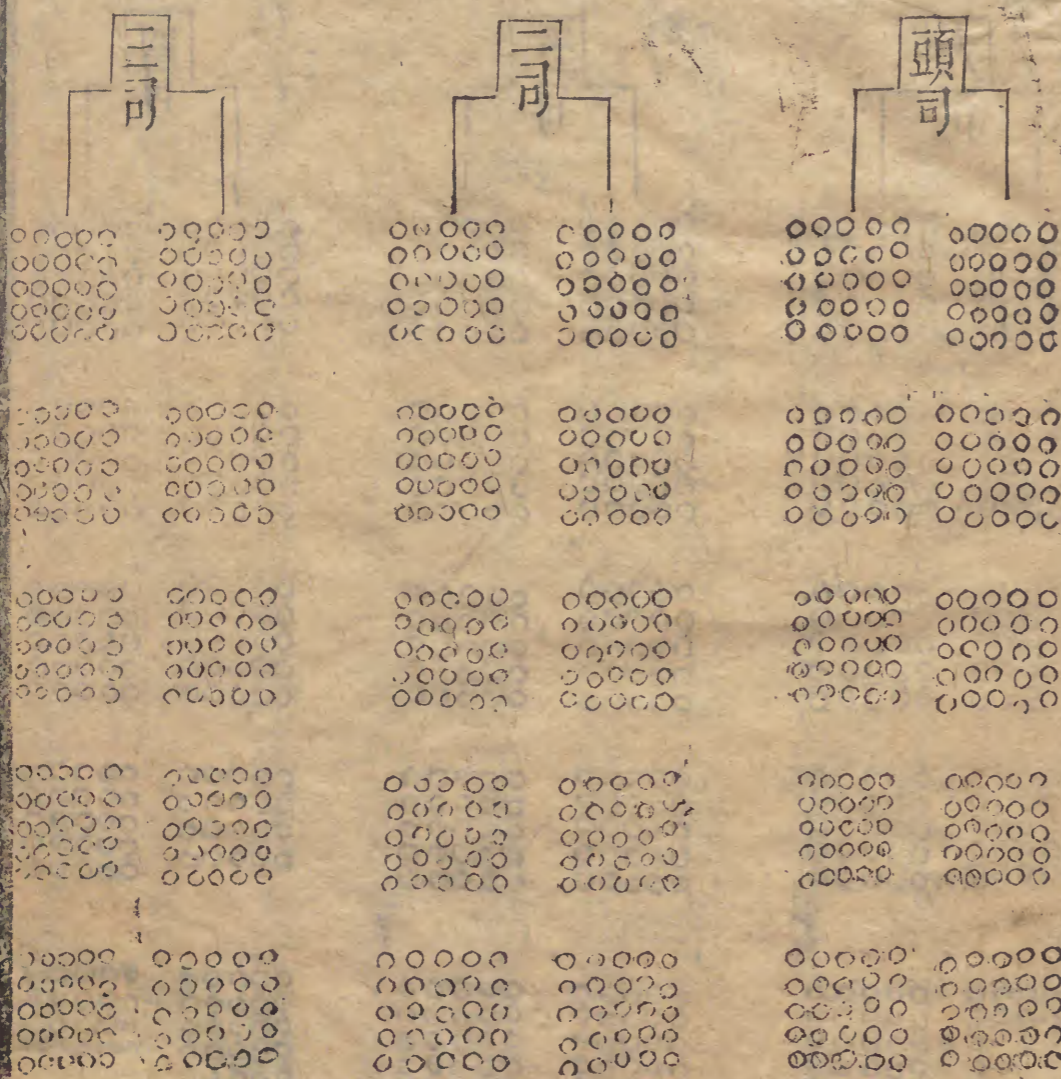


卷二百二十七

此近奉

欽依分練弓矢法也大約一營分其半以習弓矢懸銀牌十有二於鐵竿之上初習亦五十步中多以漸而遠亦以六把總官分領之其法一如火器圖但不得數數打箭致行伍混亂喧嘩每一人四矢畢即退班而坐積一隊俱畢方令鼓於總打一隊之箭散入隊中令其自相認識其餘悉照火器法施行蓋無事更番迭練有事更番迭戰又法外意也

火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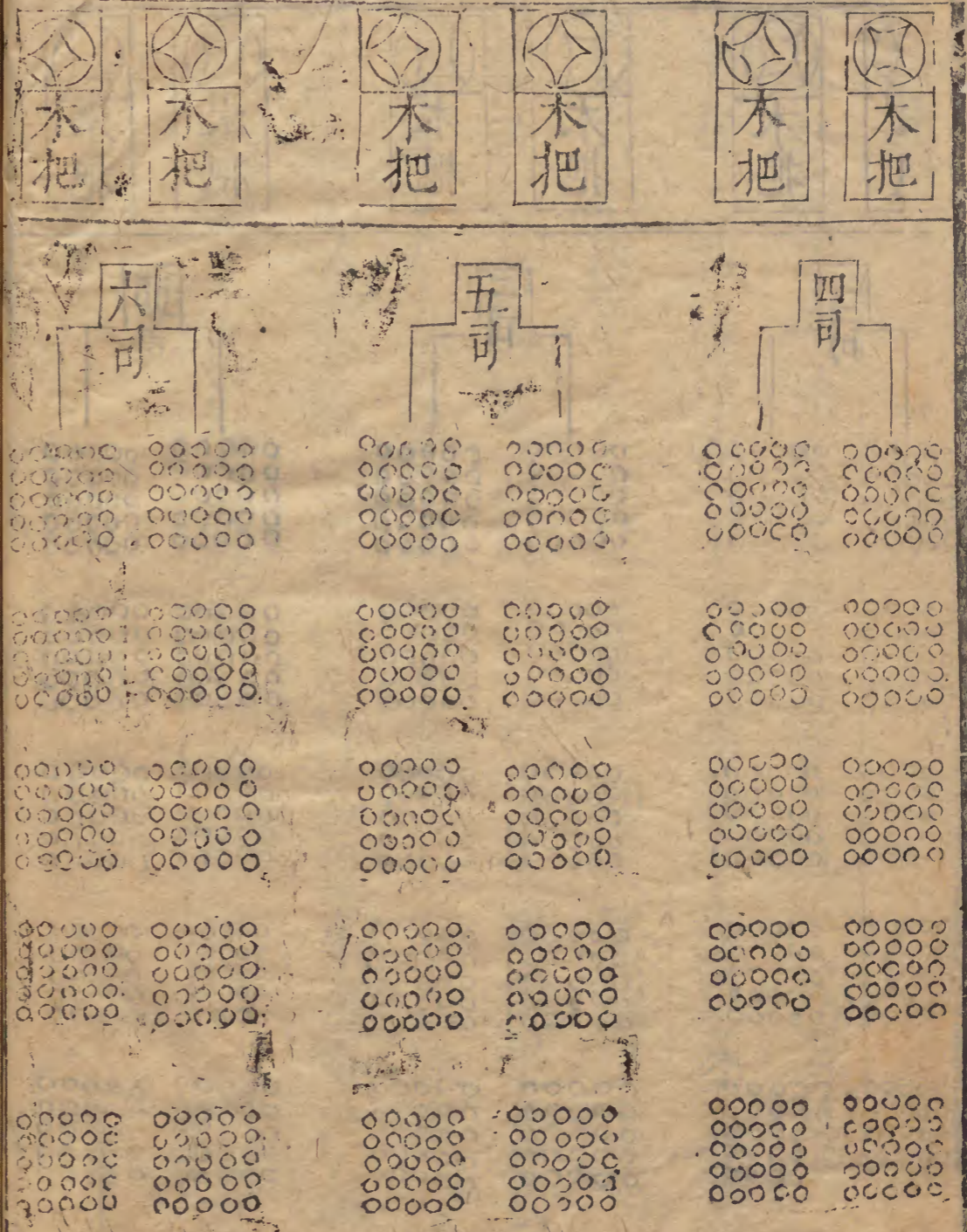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卷一百一十七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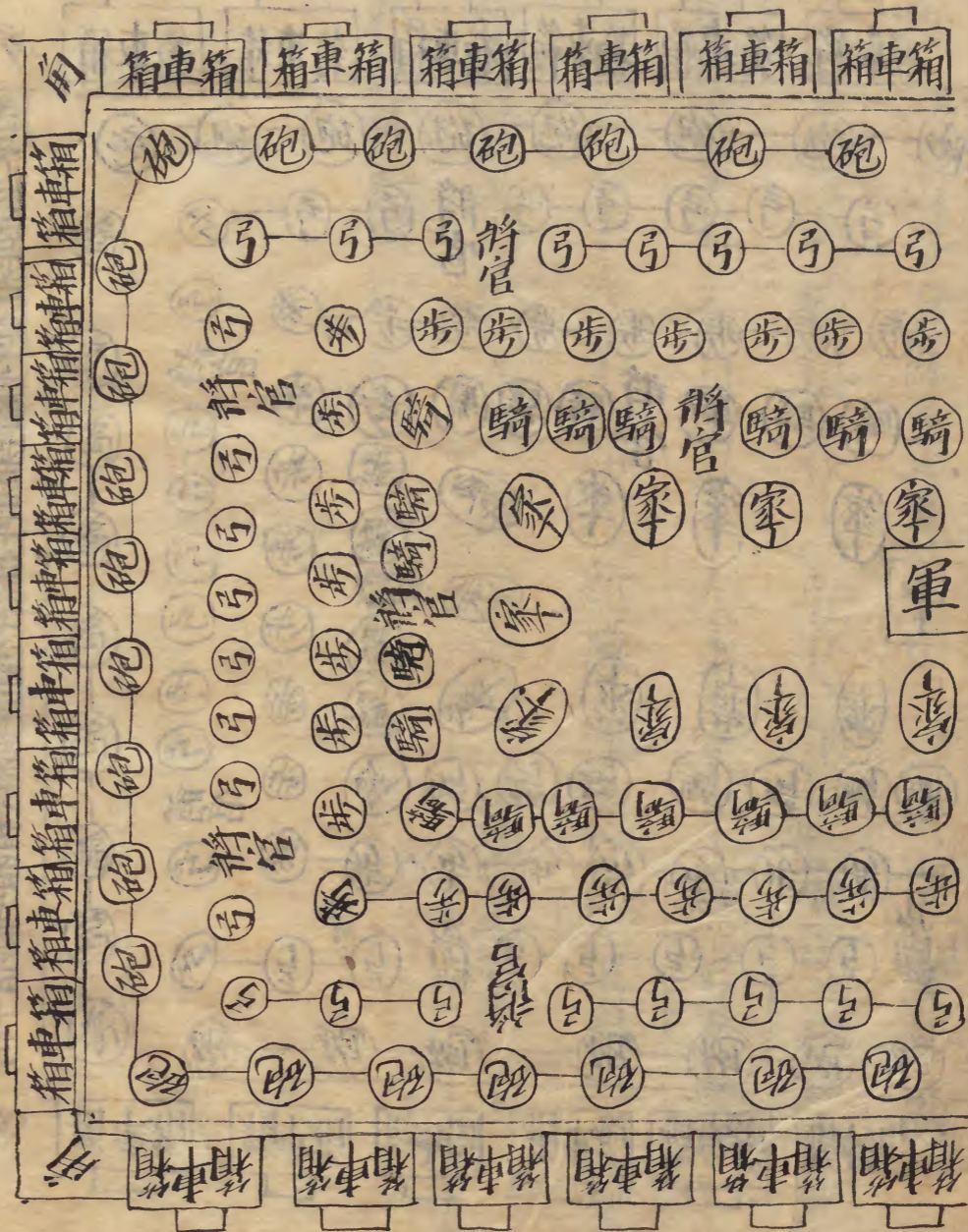
練之圖



此 欽奉

欽依分練火器法也大約一營三千人分共半以習火
 器設銀牌十有二於木把之上初習約五十步中多以
 漸而遠以六把總官分領之五人為一伍皆照隊而坐
 共向一木把頭一層立以次序發三銃而止中牌把者
 即時捕之以示速賞十二司頭一層打遍却移入第二
 層而坐第二層即立頭一層位打遍却又移入第三層
 而坐第三層即立頭一層位打遍却又移入第四層而
 坐以至向後各層俱打過即練遍事完矣其前一層立
 者以便放火器其各層皆坐不得起者以禁攙越代替

操 總 圖



近制三大營中曰五軍東曰

神樞西曰

神機以武

大臣一人為總督文大臣一人為協理五軍營又析為

營者十有六 神樞營析為營者十 神機營析為營

者九總之為三十一營而五軍營設號頭營二 神樞

神機各一皆領於總協大臣而奉行其命令焉每營將

領一人中軍官一人千總官二人把總官十有二人營

隊官六十人每軍五十人為隊管隊領之二十五隊為

司把總官領之十二司分隸於一中軍二千總各得把

總官四人軍千人共卒二千人為一營故分之則三十

一營聯之則三大營又聯之則總曰京營兵得卒九萬

三千人而備兵營不與焉分合變化錯綜彌縫是欽定京營之制也

國朝操軍之制其實嚴得中乎每年二三四五月為春操八九十月為秋操而又為操三歇五之法以年計之每年止得六月是為年空以操三計之每月止得十日是為月空以寅入操辰散操計之仍於閑半日是為日空通計實操占役一年止當三十日耳是恩法並行而不恃也

京營訓練兵事宜

議得總兵官關操之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各將分日輪操謂之分操規制已定無容議矣以合操言之總協大臣閱操既畢止調集各營奇兵群聚射打則奇兵之外各營軍有勇怯業有生疎數有多寡益何從得而周知之也以分操言之每日平明入營分投操演不過搖旗舉砲率循故事而已甚至砲聲甫畢各營尚有較藝未周營陣未竟者固已紛然四散莫可禁止如是操演即日在營中亦何補於事哉巡視科道李等則謂嚴訓練都給事中張等則謂革虛飭誠為有見而至於分別教師加意戰兵嚴振軍紀則尤訓練之要務也合候

命下臣等移文戎政大臣督同各將官三大營內先擇
武藝熟閑者不拘弓箭鎗刀牌釵火器等藝分發各營
立爲教師上等者每月量加糧六斗次等每月量加糧
三斗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之法悉
與分管軍兵一一着實講練務求精熟一可當百但有
無故誤操與恃頑不習學不用心者聽教師具稟本營
將官依法緝打若各軍習學有成堪充教師者但遇各
師營教師名缺挨次頂補每年終總協巡視官將各教
師逐一稽數若有教成全隊者給與冠帶遇把總員缺
等充名色把總教得一半者給賞銀牌花紅教之十名
者如附過全無教練者除重責外革去教師名糧隨
伍把總把總官管領二百五十人中軍官各領五千人
一司一哨教練有成卽當優爲聽補中軍號頭員缺十
分之五者從厚犒賞十分之三亦准附過全無教練
者卽行住俸以責後功竣教得十分之五方與開俸各
營將領但有全營教練者加以都督僉事若係副將加
以都督同知俱准實授若止教得一半者從厚獎賞三
分之一者照常供職十分之二者重加罰治全無教練
者於祖職上降一級革回原衛永不敘用號頭坐營則
以全營論其賞罰中軍等官則視該營將領以爲低昂

此後三年之內三營補練著有成效聽本部議請將總協大臣請

勅獎諭仍加 恩錄以酬其勞如無功績聽巡視科道

官參論本部酌量敘練分數并議黜罰今後總協大臣

每遇合操之時照舊各入一營由加操演操畢徹留一

二枝照常放砲令各營先回止留所擊之兵在營射打

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至分操之日聽各將自製本

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仍將見操各項把式增高七尺

濶三尺比較賞罰悉如巡視科道所擬施行此外舞鎗

舞刀等項旋轉得法者一體加賞夫各營先回則聽巡

多而勞者少把式增大則中者多而賞者厚人心自是

樂從再難別議犒賞至於長鎗圓牌火器弓箭箭矢依兵

科所擬不得各為一隊務要長短相參刺衛相雜如五

行循環合於古制使彼此得以相成緩急便於攻擊其

各營有馬軍士仍令披戴盔甲馳馬演習此不惟身與

甲胃相為周旋而人與馬匹亦相熟悉矣此後各營

必須校藝已完營陣已畢各號頭方令抱牌員役赴大

將臺處其稟放砲散操若各號頭不查的確輒玩具稟

者巡視科道將各號頭重加參治庶幾事體歸一

議得營中軍士 國初不下三十餘萬自景泰而後日

漸消滅沿至今日數僅八萬軍弱之甚深為可憂然所以消耗至此一以員名頂替之輩更代不常二以各省清軍之官勾補不力三以補軍積習之弊未盡改除坐是日消月耗原額漸損以員名頂替言之京師之民遊食者衆其始也用賄買補不過希圖食糧其既也畏避艱苦遂至棄伍逃遯且其中或為市棍包當或係虛名在冊今值清明之世稽查稍嚴虛數難隱而又操必盡法偷賄難容此開逃者之所以日衆也以勾補言之各衙申報到部未嘗不逐名行勾然各省清軍之官遷轉靡定督責欠嚴雖有解補曾不十分之一何濟於事如此而欲望軍數之足益亦難矣近該本部題議今後將軍副使等官各省御史差滿之日除必不可勾者不計外俱以十分為率少五分者照例住俸少八分者參奏降用全無勾解者參劾罷斥完至八分以上者奏薦優叙仍備造文冊開報解過某省若干一行各省知會一送本院查考已經覆奉

欽依通行欽遵去訖若使人皆振作軍伍自可漸充臣等仍再咨都察院着落各該御史務要着實舉行若漫不經心回道之日聽都察院徑自查處以補軍言之舊例凡軍士病故具告到部查冊有名方准行衛勘實該

衛具結到部方給准令送府各府轉送驗軍主事處驗
發營操中間更歷數番既滋衛所之誅求若吏書之需
索在有力者猶能勉強以營辦而窮乏者不免曠役以
脫逃雖臣等禁戒頗詳曉諭諄切而積弊在人牢固莫
解各該應補之人未入公門先計私費其誰信之哉先
年巡視科道官題准營中選退老弱摘牌替役本爲便
益而各該把總官員又復彼此通同以張作李甚至私
相盜賣朋分月糧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
之冊兩不相對雖春秋秋款操之日將摘替之人造冊送
部大段茫無足據且其未送冊之前按月支糧皆未經
更正之名也管支官員將何所據以查覈之哉臣等
謂合無今後各軍告補查冊有名照常行衛該衛查覈
無異隨具印結呈部本部仍行各府知會一送驗軍主
事處驗發營操不必兩番三次致開騙局之門營中每
遇春秋開操之時戎政總協大臣會同巡視科道通將
各營軍士一如薊鎮遇堂事例行令本管將官帶領過
堂中間若有老幼即便革退隨審有無壯丁總協大臣
親筆填註另日公同面驗所報之丁如果精壯照例摘
牌替役備將年貌填記牌隨查某營若干某營若干
不必再候將官造冊亦不必更候歇操之時總開手本

先行送部本部查冊有名即准放補查冊無名行衛取結但係親族俱准更名食糧若係異姓將妄報之軍行拘責寃每年止許春秋二次不許零星更替致滋奸弊其尋常逃故軍士各該把總每月朔望開數報部行衛查補如果丁盡戶絕發冊清勾此則因時變通舊日之條既不敢廢而告補軍役與摘牌替役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及照逃軍之法不嚴則補軍之令徒設臣等查得大明律例開載輪操官軍逃在京城內外潛住者初犯打七十再犯打一百送操事例發落官旗無力納鈔者就在原開衙門決打若逃回原籍原衛者以越關論其

再逃三次者不分革前革後各免決打納鈔京衛調外衛外衛調邊衛俱帶俸食糧差撰欽此但條例所載止嚴官軍在逃之刑未嘗不以自新之路本部出給簡明告示張掛通衢曉諭節年在逃員役限一月以重自首歸營免其責罰一月之外仍不出首者許諸人首告於本犯名下追銀二兩充賞其有親隣容隱者一體治罪此不惟在逃者有招集之機而見操者亦不敢萌棄伍之念矣再照補軍之法固當謙讓而役占之弊尤當嚴禁是役占者亦消耗之一端也訪得該營將領既領軍伴銀兩仍又額外役占至有差遣迎送信人役使者亦

有賣放偷閑供辦煤水者甚至公侯伯應襲亦送跟十
數名者將領且然其於中軍千把總勢鳥得而禁之者
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總協巡視查照條例事理跟隨軍伴總
督不得過二十四名書篋二名副將不得過二十名參
遊不得過十八名號頭不得過十名以上各書篋一名
中軍千總不得過五名把總不得過四名此外務要嚴
加查訪但有仍踵前弊者即便指實參奏請

旨拿問照例五名降一級六名以上降二級十名以上
悉准前例其各勲臣應襲既未受有官爵難同見任一
體通行查革體訪得出與者受者並行參治總督大臣
尤宜正已澄源以端表率若有非分多占亦聽科道奏
究庶清後占即所以重補練也

一諸將分委虛實營盤便是信地緊急即行分守周遭
挑挖濠塹連環兵車可高一丈如遇賊騎衝突切不可
開營只用戰兵以家丁居前京軍次之俟彼開營我車
兵堅壁戰兵乘隙勦之彼若結營我車兵對壘戰兵多
方擾之相持既久京軍耳目既熟心志自定是練膽之
術也候其惰歸方以車兵戰兵互相爲用或邀其前或

國書綱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一
綴其後或衝其左右彼若列營出戰我又連結車營故
入戰兵又與相持何者彼深入利在速戰不利持久也
今論議者每見少而搶掠便欲速驅素未見敵之兵僥
倖於一戰強虜克斥於其外論議沸騰於其中遂置外
憂且妨內禍不有定慮安能出謀兵凶戰危何得草草
以是知事前論事善敗難策非若事後論事功罪易明
也譬之孩童能坐而後教立能立而後教行能行而後
教馳騁強之坐彼且馳矣膽足故也今論事者已知勘
破此關諸將當事者亦雖勘破此關

議得治兵之法有合操有分練合操而不分練無以盡
其技藝之能分練而不合操無以盡其磨礱之變二者
並行方克有濟即令下操之法列行而立舉砲而行主
將入營諸軍環立中軍者進日稟事件主案者進日行
文書常套既畢方始開操曠日廢時以致將疲士怠未
執弓矢未持火器而精力已先竭矣僅舉合操惟日不
足又何暇及於分練哉合無以後合操之日不必分練
分練之日不必合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
四日爲期戎政二臣五鼓入營總閱一次軍士先期至教
場列隊而坐相去五尺一砲起立二砲列營三砲開操
照依舊規操畢方演技藝不拘火器弓矢俱懸銀牌爲

的中者即以銀牌賞之不中者酌量懲治科道不時巡視聽從其便其餘二十六日戎政二臣至營中軍止舉砲三聲砲畢官軍分入各營聽本管將官自行操練大率弓矢火器亦俱以銀牌爲的的中者給之將官下若干人射打中軍千總把總管隊下若干人射打預先分定各另演放務盡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之義戎政二臣與巡視科道官不必同在一處隨意各入一營親爲較閱除中者亦賞銀牌外不中者亦酌量懲營二枝每枝實營盤一處虛營盤一處畧如布棋之勢去城遠近不一里二里其戰兵六枝副將四員城東城北城西城南各屯一枝聯絡劄營不必太遠緊在廟廂之外聽臣等相度賊勢專備城內城外調遣應援餘下參佐二枝俱隨臣等戎政二臣同駐適中處一應軍中事宜臣等得以面相計議外壯車營嚴勢內助都城防守度爲兩便

將兵練

練習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爲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

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
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
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
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
天之數倉卒之案不足以應庭羸之求不達其用之弊
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
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
見則退是所謂教之用也然皆常也未必達諸變也刳
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則懼迴檣倒帆舟師之所習
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
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
乎心之一者賞謂之一也無濫亦無倖免則賞罰一賞
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
繩其將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繩其兵教兵之法
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巳而集
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
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
爾也來歲武場旗幟賞罰爾也又歲武場金鼓旗幟賞
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登壇校吏以是應
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大將

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數也
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於東西則否旗幟以令
之東坐而西作施之於南北則否教閱之金鼓金鼓卒
然有警也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
卒然有警也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爲練習
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
知也鼓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
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爲剽下者則盡知之也吁
是教兵法耶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
令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
將以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於朝曰請速治
也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奪祿某也
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是教將校
法耶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
日耳目心一焉已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
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必群集之
武場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火器千人焉必千
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捭手千人焉亦
千人精也將一人而與火器者數千人適諸野習試之
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

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效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爲式是之爲教兵將以是爲殿最是之爲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徇其所始夫軍法者校百誠罰斬首也庶刑者各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日杖百之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君之度也威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速伏其辜乎是皆所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各省府州縣練兵議

東南之有倭患垂一紀於茲矣謀臣畫士杼思振藻談兵事者言人人殊益更僕未易數也然總其大較往往以團練鄉兵謂爲保障第一義一時名公鉅卿咸趨其說斷然力行之然而

明言屢屢責成極備而夷考諸鎮卒鮮鄉兵之實効者豈官之曠怠吏之愆違致然哉無亦講之未明名之未審故奉行者多至掣肘而回報者每屬空文耶夫兵有主有客有鄉三者不同召募土著與之工食而責之常川操備者此主兵也調自他省厚之輸將而資其遇敵截殺者此客兵也暫時起倩不給工食而令其自相保障者此鄉兵也客兵可暫而不可常而每失於不練若鄉兵則可團而不可練何也蓋所貴乎鄉兵者謂其聯屬鄉之材官豪傑使其無事則自相結納於平時而有警則相與守禦於一旦官無養兵之費而鄉多敵愾之

夫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斯之謂保障之要術也然若此者必也未事之先籍其姓名而團之盡放歸農有警按其姓籍而召之使自堵截近不出其鄉間遠不越其縣鄙有功則賞寇退則散不查點不他調事不煩而民不擾夫然後比閭利於自衛父子切於相守彼始雖然競役群然趨命難勞而不辭之死而靡怨此之謂可團若加一練字則必將董之以官師舉之於城市朝督而夕課多聚而少散妨其生業費其輸將小民之情夫既所不堪矣况一經戰勝調發紛然近者越郡遠者越省居嘗則有養飧怨曠之嗟接戰則切鎗鏑死亡之慮此與

驅之從軍等耳即有鄉之材官豪傑將相與疾首蹙額
爭自隱避者惟懼其影響之不幽也欲招徠之俾籍其
力得乎夫名實旣紊旣不足以致鄉兵之材賢而
明詔有嚴又不容已於鄉兵之團練於是督撫責之監
司監司責之郡縣或限大縣五百小縣三百之數或授
以五人爲任十人教百之法督責諄切猛於烽火其奉
行之者轉急而民之避匿者轉深爲有司者始出其不
得已之策責令里甲照圖出兵暗行顧募謂非是無以
稱塞

明命以自道罪責而地方遊手無賴之輩遂相率攘臂
應役以爲名於里甲而甘心焉此有警急彼避避食無賴者
率望風潰奔而地方之無兵如故迺群而誓之曰此鄉
兵之不足恃也不亦惑哉無已其練主兵乎夫地方未
嘗無兵患所以招來之者無術誠得其術以招致之又
厚其餼以優養之擇其長使相統攝顯其好使相什伍
董之以廣明仁威之帥教之以坐作擊刺之法其平時
則務使小卒之情能通於什長什長之情能通於百長
百長之情能通於哨官哨官以上達於主將官臨敵則務使
主將之法能行於哨官哨官之法能行於百長百長之
法能行於什長而下及於小卒居相比也樂相甘也患

相苦也將相愛也卒相畏也如是雖赴湯火可也以此而攻則無堅城以此而戰則無強敵何倭之不殲何寇之不殄哉日然則鄉兵可廢歟曰胡可廢也夫練主兵所以戰團鄉兵所以守既團鄉兵又練主兵是隨地皆兵大小可戰也夫是之爲不可勝夫是之謂強國

兵法總論

夫兵也者兩設而互敵者也必知之然後能待之必待之而後能勝之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言貴知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言貴待也避實而擊虛變主而爲客言貴勝也然則遠近者何言地望也高壘深溝據險而守是之謂以近待遠勞佚者何言士馬也敵來挑戰堅壁不出是之謂以佚待勞饑飽者何言芻餉也轉輸多蓄積富是之謂以飽待饑虛實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遠其飽則實否則虛主客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遠其飽則主否則客虛實主客有常行乎曰水無常勢兵無常形敵而有智者出攻我要害不得不徙則遠近易矣應林煩擾則勞佚易矣絕我餉道則饑飽易矣故不爲敵撓則我爲主而實敵能撓我則反爲客而虛善戰者避實而擊虛則實者亦虛變主而爲客則客反爲主實者亦虛未有弗敗者也客而爲主未有弗勝者也

夫兵皆喜勝而卒或弗勝皆惡敗而竟虛於敗者弗知彼也又弗知已也時勝時敗者或知彼而不知已或知已而不知彼也誠知彼又知已則何敗乎將明其說必徵事焉其證在李牧之制匈奴趙克國之平西羌此兩將者明彼已審主客計虛實通於法術合乎勝道當時稱之傳於後世昔日匈奴侵趙而李牧守鴈門匈奴數入寇牧誠士卒勿出戰第曰椎牛與士卒共食士卒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曰吾主何怯也李牧若弗聞匈奴玩之復大入牧勒兵大破之終牧之身匈奴不復來夫牧豈怯虜者哉以爲吾卒弱而虜縱以弱卒當縱虜如以邪技石必無幸矣故且待之待之數年一舉而破之若口中虱焉假令牧推於唇吻怵於邪說則喪其本謀趙之亭障卒不解甲鼓不停桴永無安枕之期矣昔者漢伐先零以克國往克國引兵至先零見先零或降或叛度其必壞上書請罷騎兵田爲坐勝之策書三上乃得報分兵爲九校校各萬人因田致穀亂羌衆不得處肥饒之地居數年先零果人困殺其首惡楊王以降克國書曰臣豈不知引兵遠攻自避嫌疑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嗟乎聖言哉假令克國不力爭輒以天子詔討之先零兵強而自據善地軍士困

於寒苦之域罹於疲餒馘之患變且不測况望縣首
 藁街哉法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李趙二子誠有
 之矣項歲以來北虜穿塞為寇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
 軍遇之輒靡屯之輒解此無他故虜兵與法合我兵乖
 所謂也虜合法云何彼雖千里趨戰於法為遠然絕澗
 踰垣遂有其險則奪我之近經涉川谷日夜而奔於法
 為勞然既入塞結營如堵晝掠夜歸我軍拔東則擊西
 拔甲則擊乙則奪我之佚不持糧不載芻於法為饒然
 一入其地即食其有因圍我軍餉道轉絕則奪我之飽
 我軍法云何類垣壞壁延敵而入不可謂待遠戍卒侯

力孤勢弱又不奮休不可謂待勞月廩冬衣踰時不
 不可謂待敵且欲為之云何多邊且勿論論其至切
 者今國家建都於燕西北以宣大為蔽東北以薊州為
 藩彼宜大邊垣既已底績而薊州一踞顧有遺謀雖稱
 峻嶺絕登巉石拒口然地形延袤通胡之孔道尚眾自
 今作之西接宣府東連山海為邊千二百里誠使幹濟
 之臣戮力經營令睥睨縱厲亭障星聯虜騎望見無可
 柰何患可少止乃所謂近待遠也成卒所備者多故力
 孤力孤故勢弱今可欲募新軍填實空缺以今邊千二
 百里為準每百里為一軍每軍五千人析為十二區每

區置一將領之寬則練習急則拒守分番乘障養其精銳乃所謂佚待勞也司計大臣會計內帑若干外儲若干月廢冬承應時給發賞賜給予不期而至內帑不足取之外儲又不足令民買爵贖罪務益蓄積虜若臨邊明以宣示以折其氣而伐其謀乃所謂飽待饑也然虜計狡獪閃忽且欲知之云何邊法故有遠哨近探之卒惟遠哨者未至虜營返而給我近探者虜兵已迫懼為所得張設危言不符情實以故不能知彼既不知彼遂聽所待亦不知已勝歸彼敗歸我獨坐此耳今之邊將各養死士數十人親信既深豈忍負主若驅之哨探令與遠近偵卒借往借來偽口不至夷情可獲乃所謂細之也且欲勝之云何虜凡大掠必悉眾而行搗其巢穴以牽制之則內顧而憚遠涉多設疑事離其上下之心令謀臣不用驍將惰體乃所謂避實而擊虛變主而為客制勝之術也法令久弛人心不肅且將為所欲為云何曰嚴法董闕於行石邑山中見澗深峭百仞問之傍人痴兒馬牛無有入者董乃嘆曰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夫久不敢犯則臂揮領招隨所東西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與也法太嚴則厲又欲令人親我云何曰厚賞越王欲伐吳而未知人心

乃自焚宮室下令曰拔火者比勝敵之賞趨而赴火者
六千人因遂伐吳滅之夫利之所在人忘其害皆爲孟
賁婦人拾鬻漢者握鯁所利在此也設我欲爲之而人
固撓之云何曰堅其志而已始李牧之壁軍也趙王用
人言誚讓之已又奪之既代者弗利王是牧計聽焉言
者自失充國奏事時廷臣非議者十七人中十五人後
計定上詰則非議者皆頓首謝吹竽滿庭孰辨其美一
一聽之乃識其竒夫難與慮始可與享成自古記之觀
於二事則吾志決矣志決則功可就矣雖然士而有志
於天下者豈少哉至成功則未焉何也機有所難窺變
有所難矯勢有所難移或以敢任而坐鬻權或以厚謀
而日炫智或以革毒而誣亂法或以振情而哨苛衆流
言三至慈母不親况君臣之際乎此有志之士欲爲而
懼其撓也彼李趙二子其志誠堅然亦遇主合者
聖人御世畢照群情志士奮袂而作投驅而往其誰撓
哉其誰懼哉

西北兵食

許見戶
曹邊餉

國家財賦倚於東南轉漕山東入於惠通歲輸太司農
者四百萬石其開立各邊卽如宣鎮一歲銀九萬兩而
民賦居十之七他鎮可知正統間又發內帑濟邊正德

周王文恪建議謂 國家邊費最大歲用銀四五十萬
蓋欲以省之也至嘉靖間則折變於荒歉之歲而饋給
於邊用之窘

世宗乃欲責成計部全輸舊徵後虜侵軼厚輯廣募三
鎮歲餉且增此時猶爲促辦計也今乃爲額蓋天下之
力困於九邊尤困於此三鎮矣故論者謂北虜且款諸
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可謂撤議也諸召募修邊等皆
可議覆也又講屯田之法通鹽商之利復本邑之徵洪
武永樂間內郡之餽邊者惟芻粟自折易之法行而待
哺之卒困矣自召買之令下而哺宮之弊滋矣以預其
儲焉如是則兵無所慮其冗而財將益贍財無所慮其
窘而兵將益強雖成周兵農爲一以順治威嚴施天下
者不是過矣

東南兵食

東南之地自島夷內訌以來當事者計無所措始爲召
募民兵之議爲徵調客兵之議及兵衆雲集餉給不敷
於是爲增派餉額之議爲借括富民之議民之告匱者
久矣方今海徼幸已晏恬而歲災相仍十室九空論者
謂兵衛民而養兵之費乃至病民使兵食仍舊是寇來
無期而已先坐受其弊矣散兵減賦似所當講第常時

多警之地若閩廣吳越之區盜賊出沒兩海肘腋倉卒
何以支之則兵食兩端不得不圖所以爲善後之策也
蓋兵不能遽聚於有事之時則決不可遽散於無事之
日食不可遽徵於有事之日則不可遽減於無事之時
故欲散之也而有事不憂其難聚欲減之也而有事不
憂其無措亦惟行保甲屯田之法而已夫保甲卽先王
寓兵於農之遺也誠講求而申飭焉三時務農一時講
武器械所備稿賞所需取諸兵餉之半以給之責成有
司以此課其嚴最行之漸久而數萬之衆可號召也况
人皆士者自相捍禦其於守望禦禦之力視諸客兵尤
乎屯田卽先王伍兩之遺也以起軍旅作田役以此追
胥令貢賦此伍兩之制也誠規畫而舉行焉擇地就農
因農自食耕具所宜牛種所賴取諸餉之贏以給之責
成總管以此稽其勤惰行之漸久而數萬之衆可安飽
也况人有其業勢自相安其於顧戀保護之情視諸客
兵尤切乎保甲不惟可以省兵而且可以省試屯田不
惟可以足食而且可以足兵二者雖常談而實探本之
論也或者謂屯田無可種之地是不然毋論他郡勝卽
海虞一邑言之秦蕪積荒之田棄爲閑地及有爲民所
包占者湖塘漲塞之孺民所占藝且有爲官所量科者

蓋不下千計推之一郡一省可知又若海甸之沃區山
 麓之曠土亦豈少哉此皆開屯之功也誠建議奏請俾
 貧民就佃即籍為兵予為世業保甲之法無間於貧富而屯田之法可獨行于
 貧民其經營之始有司為設法給本而官以統之為畫其
 疆界築其圍墻導其溝洫使數年之後漸成腴壤寇去
 且守且耕寇來且耕且守度乎召募之兵可盡撤而加
 徵之賦可盡蠲矣然實心經理毋為文具則惟在有司
 之得人而已

兵政時弊總論

國初黃極極據勝勢鳩天下重師宿屯

京師以強幹弱枝而列郡緣邊各有紀率居京者素
 常越臨邊郡日撤其鈎陳居邊郡者番休直士校聯不
 絕以因徵垣之衛亦或調郡戍邊邊各相戍如繼屬如
 碁置使軍壘常明而不亂邇年以來軍制漸更大都有
 司日更卒日繇戍日役羨日召募亦中古之遺也漢南
 北軍調自郡國一歲一更以秋日都試今中都河南山
 東班操軍是已往往苦於力作始暫借役縣官後浸淫
 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課太繁矣以堪此本所謂兩限赴
 操者將使荷芟角刃也而顧以春鍾為哉漢卒直戍邊
 者各為更律今延綬靈夏入衛軍是已此非令甲也往

時內地被虜以薊兵未練假以張椅角之勢乃於役靡邊及期莫代連行固遠犇命爲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哉在遼左有抽添者亦漢悉老弱未傳者詣軍之意顧其地歲大侵存權鋒銳耗者過半而欲括其餘夫旁及客戶彼所稱羨卒者修閭氏尚與之國粥矣而忍爲此乎在廣有招集者亦漢選募曰勇敢曰伉健之類無賴子未知尺籍伍符賄通兵尉胤入募府而相辜權爲奸即欲議徹無不嘯聚發據犇救所在騷然此以禦寇也而反爲寇乎若此四者邇之初制本善而壞於後人因其有變少假而沿爲故事夫墻之崩潰必因其隙刻之毀折舉出於學今見于戈朽鈍斧鉞混貸都馬以爲迷指爲不祥而莫之講也幾微於隙學害大於墻劍可不畏歟

上於他班軍招罷力役盡歸營伍是矣乃郡國伍籍半析丁壯口消物力方虛杆軸困竭則當倣周禮比居之法詳覈所部悉清勾之而又官助其資斧給其兵械乃若免役而救其直謂之更賦是殆不可復矣即故直有所適者令得一切蠲貸可乎入衛者近已議省或三而省一或二而省一稍稍紓已但延緩遠走朔方彫窶旣甚寧夏屯牧河曲困憊未甦且牽馬遠涉行者踣於道

至者羸於野而復責之使償吾見人馬俱斃主客胥罄矣今薊鎮已宿重兵而延寧爲西陲重地肱有緩急胡以應之愚以爲盡免焉可也古者國有游倅軍有單所以副其正也今不得已而抽添之無已當厚餉給蓋羨卒旣搜則糗糧旨畜疇爲之副宜於常賦之外稍加優厚而猶未給也當廣屯種遠地延袤殆千餘里界山依水可徵常居者室家田作復其繇稅使流移漸集生聚日繁而又嚴逋逃之禁重督邏司候徼支繚以譏闕出逸海及以賄脫伍者度幾行伍實而丁可無抽也古者藏兵於民藏食於兵未嘗外家也今不得已而用募畝者石土著高墜患潮類多矯健籍之行間使家與家相疇人與人相疇即食其地習其將而將不得人不可也當選將領汰其刻削而貪者張疑竊習而詐者誠得廉勇不二心之士使提鼓揮抱焉而又嚴懲罰之令毋令倖捷而掩功玩寇而薄譴能討軍實者與首功同賞削軍以逞者與無功同罰以此制募兵兵亦足恃矣若是者皆小補其罅隙者也而未盡也夫軍能安制矜節而爲國家用者有數善焉曰制馭之有方也不然拊恤之愛及人深也又不然則簡習而訓練之也語曰陷行亂陣千人盡罰覆軍殺將萬人齊勇則必肅其營部結其

團伍與之安與之危可以行可以止所謂用天下之用
爲用制天下之制爲制而奚恤乎軍寡語曰畜恩不倦
以十取萬必使懼者得歡貪者得豐欲者得使歸者得
招度多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可合不可離可用不可疲
而又奚恤乎軍寡語曰習而後用一以當百則圓而方
之生而死之左而右之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阿
及嬰之者斷先則若卸銛當之者碎而又奚恤乎軍寡
古之人將少而能辦將弱而能競惟緩御得宜而卒乘
服習故雖賁之因憊一呼而起無不扶傷涉血而擒敵
破虜矣然此所以籌邊郡之軍也而內軍尤有可議焉
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令三營之軍名在官而實在家
在家者間役私門在官者或刻於衛尉貧不能操一有
錢食不能人三黼而牽露骨馬環立轅門負半石弓載
結囊提弛簪而赴營陳一芟合則負糶出市絕不談兵
在籍則名選鋒一簡稽則羸弱相參每稱全勇夫經制
百萬之衆使衣吾衣食而懸虛名罕實用奚以備循蔘
之警堅壘樓之守嚴營衛而固根本乎愚謂影射當稽
占役當革武曹之侵軍當治文吏之漁獵當懲督理者
按籍以徵登耗閱視者決乘以別情銳若周畿兵若漢
中壘蒐田視先王之禮軍國飾對揚之容使內以制外

若意使臂臂運指而脈絡融通外以衛內若星隨斗斗
運杓而法象森列即畿以外各郡國番上兵不憂擾也
西有羌北有胡不憂其飭食也而又奚患焉

做井田封建之法爲寓兵禦夷之道

嘗論寓兵禦夷之道深有取於封建井田之制焉何也
即周室觀之幽厲而後周之削弱甚矣雖大戎內侵中
國未聞建闢樹兵如今日者以秦趙燕代各守其地人
自爲戰此封建之制有踰於長城而土人屯聚贖於百
萬師也井田之設不特寓兵於農使國無養兵之費然
無事則盡力耕稼有事則併力戰守室家相保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其視民出粟以養兵兵出身以衛民果
善哉可見封建井田民各自爲其家君各自爲其國不
必銜兵而兵自強不必禦夷而各國自爲之禦者不遺
餘力此三代久安長治之道也或曰自秦郡縣天下而
阡陌已廢封建井田之制不可復行矣今欲寓兵以爲
禦夷之策必如之何而可以長久無慮哉曰善師古者
師其意非師其迹也爲今之計豈必易天下郡縣而封
建之奪天下民產而井田之哉嘗考井田之制溝洫川
澮各有定限南東其畝縱橫其疆馬不得並轡車不得
方軌即均田制祿之中寓設險守國之意也今各邊曠

野一塋千里誠使提督大臣得以便宜行事召民開墾
畧做井田之制每一里共濬一溝深廣可畜水泉以爲
灌溉卽此可阻虜騎之衝突矣然必定其法令凡有
力者聽其墾種三五年後稍派科則以爲軍儲又相其
形勢立堡以居集之或因邊民屯聚立邊縣以統禦之
可也况邊屯之廢多矣卽循舊屯之制令各屯而井之
不亦可以寓兵於農乎或曰邊地沃衍因井以設地綱
誠善策也其如牛種之不備何曰趨利避害人情也識
時務者握其利多害少者爲之耳欲以興利使人皆不
趨利也有是理哉成化弘治間各邊屯卒嘗因貧乏
貸本衛所官至秋成加息上納雖有害乎上下之體然
彼此兩利亦其所願也正德間巡察使臣惡其專利而
禁之屯田遂廢夫因禁衛官之利至廢各邊之屯果孰
輕孰重哉知其所由廢則其所由興者可知矣蓋令各
衛所官凡有才能者聽其招集流民各爲保聚者能墾
千畝萬畝者隨其力之所至卽給爲己業仍許薦揚其
才能而陞遷之或又設爲條例一切官民有能開墾百
千萬畝而百畝許報一人以屬其屬如什伍之制因其
田畝多寡畧做封建遺意封爲百千萬夫之長世守其
土世襲其官與論首給封爲指揮千百戶總旗之類是

開本有之曠地與開疆拓地者同功使彼各自領其衆
 自守其疆又何惜爲封建之賞哉夫人皆出萬死一生
 立尺寸功爲榮身肥家計目今止費其財力可以獲官
 爵之榮享封土之利何樂而不爲也要在信其命令毋
 效於十年之間則邊方曠野皆井田封建之設較之請
 朝廷之羨餘以給牛種招蓋商之納粟以資屯費猶有
 彼善於此者在也况此法豈特可行於邊哉陝西山西
 北直隸與夫河南山東其地本肥饒水可灌溉而棄爲
 荆榛者不可勝紀曷若以此法行之則西北無不耕之
 地荒土皆財賦之區而軍儲亦無待專仰給於東南矣
 是故不必盡奪天下之民產以井田之各邊以各省不
 亦有可以井田之法行之者乎不必盡變天下之郡縣
 以封建之各邊與各省不亦有可以封建之法行之者
 乎且人各自出其財以墾其田人各自出其力以守其
 土國家不過示以井田之法給以封建之賞耳開屯之
 費守邊之勞不可以少紓也耶噫粟積於邊則價不期
 賤而自賤民聚於邊則兵不期集而自集欲富兵於農
 藏富於民是或一道也而禦夷之策宜無善於此者何
 焉客曠土惜虛銜與斯民較小利而忘國家之大計乎

圖書編卷

百一十七

圖書編

卷一百一十七

六十一



